

# 客家文脉·梅县 [博览]

被朱自清称为将“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被李石岑誉为“我国雕塑界之泰斗”……

## 李金发的艺术人生：文学纵横 金石刻画

文/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通讯员 王海峰  
图/李岳萱提供(除署名外)

文脉访谈

张劲松：李金发——现代文艺的开拓者

文/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在中国现代文学和艺术史上，李金发以诗人、雕塑家的身份出现，但他也写过小说、拍过电影，也曾携笔从戎、从政、从商，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他在当时的开创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为此，羊城晚报记者特地专访了嘉应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博士张劲松。

羊城晚报：李金发的诗歌是“中国象征诗歌的开山者”，这样的评价在当时语境下有怎样的意义？

张劲松：20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其实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百花园，已经有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和创造社的“浪漫派”的诗歌实践，还有小诗派、湖畔诗派和新月诗派等，而李金发的诗歌属于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自此，在诗歌的写实与抒情之外，又开辟了象征主义的第三条文艺传统，这是中国现代派文学的源头，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中国象征诗歌的开山者”的说法其实只是当时众多评价中的一种正面评价，因为语言文、白、洋夹杂，欧化严重，内容又晦涩难懂，所以李金发的诗歌问世就面临着两极化的臧否与纷争，即使到了他离世的时期，主流文学史的评价还是如此，个中原委当然很复杂。有些实验性的先锋创作是超越当时语境的，既然是开路的文艺先锋，遇到或肯定或否定的褒贬声音都应该被看作是题中应有之义。大浪淘沙，作为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阵营盗取火种者，现在李金发已经毋庸置疑地稳居“中国象征主义诗歌之父”位置。

羊城晚报：李金发的诗曾多次写到故乡的场景，并通过一些意象进行表达，他为何会形成如此独特风格？

张劲松：每个人都有自己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写作时相应亦有精神上的原乡。写作时童年时见过的自然物象和乡土风物不自觉地会诉诸笔端形成意象，李金发也是如此。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乡土意象肯定是他创作时不可或缺的一环，何况他还亲自搜集整理了家乡山歌集《岭东恋歌》。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乡土意象肯定不是唯一的一环，他的精神资源是多元的，如美术的影响、文学资源上更是一连串的中西诗人和文学家的影响，单意象来说就有“荒原”意象、“城市”意象、“微笑”意象、“死亡”意象、“黑夜”意象、“雨”意象、“色彩”意象、“舟船”意象、“上帝”意象等等，有些意象确实是我们的文化里缺失的。

羊城晚报：李金发的雕塑具有怎样的艺术特征？他的一些理论著作对后世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劲松：李金发的专业是现代雕塑，回国后一直在各校从事雕塑的教学与美术院校的管理工作，在雕塑方面他崇尚的是具有“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语）之审美理想的古典写实雕塑。从整体上来说，其近30座雕塑作品具有构图分明、造型严谨、比例精确、含蓄柔和、凝重朴实的艺术特点。

另外，李金发还在各类文艺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艺类文章，对社会进行审美教育和艺术引导，他在艺术的本质论、起源论、创作论、价值论等方面都有融合了各派理论后的自圆其说观点。整体来看，李金发的文艺观有一定的“贵族化”倾向，也有些偏于表现论与理想主义，表现在实践上就是其文艺创作并不为了迎合现实的需要而迁就或妥协，在艺术教育方面也是坚持己见，如1936年在主讲广州市立美术学院期间，因大刀阔斧的教学改革而饱受争议。这种不为世俗所动的胆识，坚持自己的审美理念和教育观念的文艺实践无疑是可贵的，即使在有些方面并不能尽如人意，但在中国现代雕塑艺术之路上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改变了人们的雕塑观念。

羊城晚报：目前对李金发的研究有什么新的方向和发现？

张劲松：现在在知网输入篇名李金发，能够查询到303条结果，其中2023年2篇，2022年7篇，2021年10篇，2020年4篇，最早的是1983年1篇；被引次数最多的前三名都是发表于《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谢冕《中国现代象征诗第一人——论李金发及其诗歌影响》(2001.5.22)17次，孙玉石《论李金发诗歌的意象构建》(2001.5.22)15次，丘立才《李金发生平及其创作》(1985.8.22)14次；下载次数只有10篇超过1000次，最多的也只有1858次，其余都是1000以下。由此可见，李金发研究从来不是热点，现在来说，其诗歌似乎只有文学史价值了，社会上的普通读者可能很少会去阅读其诗歌。这与其诗歌的可读性以及身份的流变性相关。

至于要想有新的发现与新的研究方向，无非是史料出新与视角出新，如知网最新的一篇凌孟华《鲁迅藏李金发诗集二种疏考》就算是史料出新，这是比较难的，因为史料有限；而视角出新可能相对容易一点，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视角是无限的，如诗人或艺术家之间的比较研究，雕塑和诗歌的影响研究等等，可能就比较容易被把握一点。



李金发故居“承德第” 危健峰 摄



李金发作品

### 贰 轰动诗坛：中国现代象征诗第一人

1925年2月16日出版的《语丝》杂志第14期，一首署名为李淑良的《弃妇》诗横空出世：“长发披过我两眼之前/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将时间之烦闷/化为灰烬，从烟突里飞去/长染在游鸦之羽……”

此诗一发表，马上引起诗坛震动，一时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弃妇》的诗歌形式、语言、意象、手法及透过这些表达的情感对于当时的诗坛来说都是新奇而瑰丽的。同年8月，《语丝》第41期上发表《时之表现》，首次署名李金发。从1925年至1927年，李金发连续发表诗作《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以一个奇怪的诗人、年轻的诗人、高产的诗人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坛，甚至直接被称为“诗怪”。

李金发的诗歌从时代来看，是“五四”白话文写作之后，中国新诗兴起以来出现的别具一面的语境表达；从技法来看，他深刻学习并引进了波德莱尔等的象征派艺术；从精神内涵来看，实现了西方现代文艺精神和中国传统精神的融合，但由于格式、语法、语言、意象的选取和夹杂，有时难免显得晦涩、神秘、难懂。因此，从李金发诗歌发表之初就饱受抨击，但喜欢和追随模仿者也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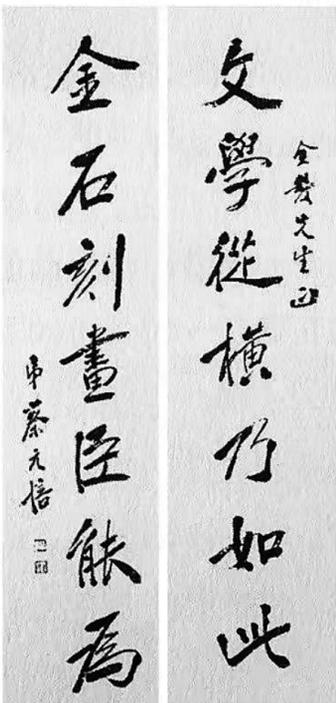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就不按习惯地选取了李金发的19首诗，总数排名第四位，仅次于闻一多、徐志摩、郭沫若。可见，朱自清对李金发诗歌的欣赏，“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笔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式的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非得自己琢磨着。”

“《弃妇》的出现预示了文艺转移的萌芽。判断它的价值，艺术探索的意义尚在其次，冲破习俗的勇敢抗争比艺术的倡导也许更为重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冕在《中国现代象征诗第一人——论李金发及其诗歌影响》中这样写道，同时他认为“李金发的出现宣告了新诗象征表现的开始。”

李金发代表的象征派与徐志摩代表的新月派、郭沫若代表的自由派形成了当时中国诗坛的新气象，“许多人抱怨着不懂，许多人却在模仿着。”胡也频、石民等年轻诗人受李金发影响巨大，此后以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为代表的创造社诗人和中国传统精神的融合，但由于格式、语法、语言、意象的选取和夹杂，有时难免显得晦涩、神秘、难懂。因此，从李金发

发诗歌发表之初就饱受抨击，但喜欢和追随模仿者也众多。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就不按习惯地选取了李金发的19首诗，总数排名第四位，仅次于闻一多、徐志摩、郭沫若。可见，朱自清对李金发诗歌的欣赏，“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笔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式的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非得自己琢磨着。”

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提李金发主编的《美育》杂志，该杂志



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题对联赠李金发（1927年）

### 叁 践行美育：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开拓者

1924年年底，李金发踌躇满志回到上海，希望以自己所学推动新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萌芽。但受国内形势影响，上海美专当年招生竟然无人报考雕塑专业，李金发从学成归来的艺术家成了失业的艺术家。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全球征集雕像而不得。孙科聘李金发为孙中山陵墓设计图评审顾问，并请其试做中山胸像。“当我初把像模展开给宋老太太来参观的时候，她感到这种生动，吓得一退……”李金发在《做总理铜像的回忆》中谈到。

此后，李金发在上海见到蔡元培，蔡为李金发的《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雕刻家米西盎则罗》两书题写书名。1928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国美术学院）创立，林风眠任校长，李金发担任中国第一个雕刻系的系主任。西湖教学，学生不多，但李金发总算是开启了现代雕塑艺术的教育之路。然而，他并不感到如意，遂开办了一家“罗马工程处”的雕刻公司，在教学与生意之间穿梭的李金发还是创作



春天的罗田上村，田野碧绿、草木青葱，溪水如玉绕“承德第”流向远方，仿佛诉说一个遥远故事——“我的故乡，远出南海一百里/有天末的热气和海里的凉风/藤荆碍路，用落叶和谐/一切静寂，松荫遮断溪流。”李金发在诗中这样描写故乡梅县梅南镇罗田上村。

李金发（1900—1976），原名李权兴，又名李淑良，“李金发”是他用得最多的笔名。因诗歌，他被朱自清称为将“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因雕塑，他把西方的雕刻技法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相结合，开展现代雕刻艺术教育，被李石岑誉为“我国雕塑界之泰斗”。蔡元培为他题写对联——“文学纵横乃如此，金石刻画臣能为”。

### 壹 万里求学：从罗田上村到法国巴黎

1900年11月，李金发出生在罗田上村“承德第”，在“勤俭”和“字墨算盘”的家庭教导中成长，六岁入本乡蒙馆“破学”读书，1915年入高等小学，1917年冬毕业但由于教育改革没有拿到文凭，于是退学。

“退学后，住家里真是彷徨中途，心头非常苦闷，日长无事，开始看《桃花扇》《牡丹亭》及《随园诗话》，渐渐写一些旧诗，读《玉梨魂》的时期已经过去。想多读英文，又不得其门而入……”多年后，李金发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18年初，李金发与同学一起赴香港，先在谭卫芝补习学校读英文，后转入圣约瑟中学；当年夏，李金发考入上海留法预备学校；11月，他与林风眠等六十多位有志勤工俭学的青年一起离沪赴法，抵达后在枫丹白露市立中学学习法语。

1920年夏秋，李金发和林风眠等同乡转到布卢耶尔市立中学就读，1921年春又转入第戎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接受最初的美术启蒙教育。此后，在该校校长的介绍下，到国立巴黎美术学院深造。这短短的一年半，李金发首次确定了自己事业的方向，完成了从语言学习向艺术学习的过渡和转换。

“我一面在课堂上勤奋学习，一面在下午学刻大理石，材料由学校供给，自己当然负担不了。这是由于干载一时之机，幸没有错过……因为学校里只是做人像，没有做肖像的机会，不得已时拿黏土回来捣斗室，练习肖像，其局促之处不难想象了。”从李金发的回忆可见其对雕塑艺术的热爱以及勤奋程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2年春，李金发为同学林风眠和刘既漂各做了一个石膏头像，并雕刻成花岗岩石雕像，送到规格很高的巴黎春季展览会，没想到居然入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人的雕塑作品第一次入选巴黎美展，因而引起轰动。

在巴黎学习期间，李金发还阅



邓仲元雕像